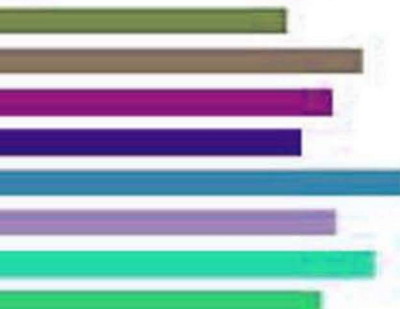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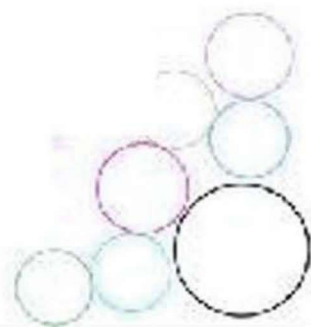


孙豹隐文集

第五卷

孙豹隐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论武术技击

竞赛规则与民族风格

——再论武术技击

击头·头打·民族风格

摔法在散打比赛中之作用

散打长短说

争鸣有益于武术的发展

——就《十六把》的几个问题答吴殿科先生

论武术散打战术

武术散打高手应具备要素

《十六把》再争鸣及其他

剑·武当剑·剑的技击……

形意拳应用散论

从实际出发论“隔”形

形意拳与拳击打法异同论

正视武术“二律背反”现象

波米夺冠的启示

——中国西安“白杨杯”国际拳击邀请赛思考之一

想起了李小龙

——中国西安“白杨杯”国际拳击邀请赛思考之二

《体育世界》发出历史性的呼唤

——中国西安“白杨杯”国际拳击邀请赛思考之三

武术呼唤科学的理论研究

鲁迅对武术的整体论述是正确的

——《鲁迅与武术气功》读后的一点异议

“跌”“摔”辨

——准确界定武术散打技术概念之思考

论搏击速成

论太极拳推手训练

来“真格的”赞

再说“隔”“鲑”之争

八卦掌技击法则述秘

在当代竞技中传统武术如何寻求突破

——由李小龙的成功谈起

推动武术散打进步的理论思考

武术散打呼唤艺术包装

武术散打呼唤理论突破

以平和的心态对视武术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一

见仁见智看武术进奥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二

构建科学的武术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三

对传统武术发展现状及发展战略的思考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四

武术散点撷谈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五

塑造武术散打竞技形象漫议

——实事求是话武术之六

简评《武术散手入门》

女子散打一瞥

——从沧州擂台女子角逐谈起

武林丛中《武林》秀

影视武打奥秘揭微

仲尼原本精武道

一部《水浒》透武功

“文武缺一岂道乎”

中山先生与武术

当代文人第一拳

四大名旦谙武功

发扬光大中华武术的力举

——评全国武术实用技法有奖征文

女子正当防卫的艺术

——《女子防身 72 招》序

绵里藏针、发之至骤的艺术

——《太极拳技击实战》序

“三十而立”更逞雄

——新加坡《武坛》出刊 30 期扫描

发扬光大三秦武术的一个贡献

——《陕西武术丛书》序

高扬中华武术精粹之举

——序《匕首汇宗》

真哉，《水浒传》武松武打设计赞

妙哉，《西游记》武打赏析

秦剑照空天自碧

“百刃之君”冠群英

武术发展呼唤理论 繁荣武术需要方法

——评“武术理论与方法”的学科研究

意随剑舞出华章

——林子夜《意随剑舞》读后随笔

中华武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评《中华武林著名人物传》

推动太极拳走向世界的一个亮点

——评《太极拳动力的科学》

文人·武侠作品·武术发展

武舞相成也是武术的一种奔突

——重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大千武坛之一座秀峰

——新加坡《武坛》出刊 60 期礼赞

提升武术研究文化品位的新成果

——评《中国武术文化专题研究》

附录

《武术散打精粹》序

他以文化视点观照武术理论研究

——访作家、《文化艺术报》总编辑、新加坡《武坛》特约撰稿人孙豹隐

文才武略总相宜

——陕西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孙豹隐剪影

武术研究的深广视野

——评孙豹隐先生新作《搏击艺术论》

后记

论武术技击

(一)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其门派支脉,套路拳种,不计其数。自古以来,无论哪家门派拳种,尽管师承、练法、要求、特点均不相同,但最终无疑都要落在“技击”的基点上。因为,武术固然不完全等同于技击,但是作为武术,离开了技击,武术这两个字将成为抽象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词语,武术运动也将变成不可思议的事。

技击,即“击刺之术”(《辞源》),也称“搏击敌人的武艺”(《辞海》)。

自技击出现以来,它在武术中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临阵杀敌,保家卫国方面。但这从来只是其一种职能。作为一种竞技项目,“角抵”竞斗也是它的基本内容之一。技击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盛传不衰,是同这两种作用紧密胶合的。《诗经·小雅·巧言》中云:“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这其中的“拳”字,据习云太先生考证,系我国历史典籍中出现的最早的“拳”字(对“拳”字的释义当然也有别家说法)。从这两句诗来分析,拳可以看作是指攻防格斗技术,也即是说武术是指技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期的武术中技击成分占了压倒的比重。只是鉴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频频颁布不准民间习武的法令,造成某些历史时期武术借用套路来保存技击的状况。据《元史·刑法志》卷一二〇载“学攻刺之术者,

师弟子并仗七十七”。于是，有心者便将武术中的技击内容巧妙地再现在舞台上，在套路和“武舞”（武舞实质上就是为了表达某个主题而编织的套路）两种形式的掩护下，技击不仅没有流失淹没，在某些场面反而有了发展。像武术器械中常说的“十八般武艺”的名称就出自元初杨梓的杂剧《敬德不服老》中。由于套路“周旋左右，满遍花萃”，颇具艺术色彩，同时又有“活动手足，惯勤肢体”的作用，多少豁透出技击的特点，故而自明代以后，套路较之单纯的技击有了更为广泛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将武舞和技击融为一体的武术。抗倭名将唐顺之在《峨眉道人拳歌》诗里描绘拳术表演的精彩场面时写道“忽然紧发一顿足，崖石迸裂惊沙走。去来星女掬灵梭，夭娇天魔翻翠袖……翻身直指日车停，缩首斜钻针眼透。百折连腰尽无骨，一撒通身皆是手。”显然，这套拳中包含了技击、健身、艺术诸种因素。可见，从武术产生、繁衍、变化的沿革过程来考察，武术的发展是技击和套路相辅相成的并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辅相成日趋胶合。戚继光在其著名的《纪效新书》中写道“故择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势，势势相承。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窃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谓‘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记广学，多算而胜。”就很精辟地阐明了死招（套路）活用（技击）的道理。若再从三十二势的图解和口诀来分析，所述技击与套路的辩证的关系就更加清楚了。

技击，作为一种“搏击敌人的武艺”，除去在武侠小说中被描绘成纯粹的恩怨仇杀外，任何时候都不曾拘囿于“非死即伤”的窄狭圈子。竞技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技击比赛的记载。《释名》载“相搏，搏谓广搏以击之也。然举手击要，终在扑也。”《管子·七法》中记述“春秋角试”，武功超绝者在比赛中左右跳闪，快若飞鸟，出手击拳迅猛似雷电，暴发功力犹如疾风骤雨。对手在他面前望风披靡，在他后面则怯于下手，就是上来一群人，也休想包围住他。《庄子·人间世》谓“且以巧斗力者，

始乎阳,常卒于阴,泰至则多奇巧”。这段话讲的就是角逐双方,很讲究技巧和艺术性,已懂得佯攻,击上打下,为了战胜对方,攻防动作真假虚实相掺,招式隐晦未测,变化多端,令对手防不胜防,猝然败北。显然,这些打技场面已完全具备了竞赛的雏形。随着技击比赛的进一步发展,护具得到普遍地使用,以尽量使参赛双方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如比试枪法,便采用“杆以苇絮其端,而又厚缚纸竹于前肋”的保护措施。至于《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校场比武时身穿皂衫,手执去了枪头、裹着毡片、饱蘸石灰的长矛“厮搦”,终以身上中白点多者为输的描述,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小结:技击是武术的主要内容,是支撑武术发展的支柱,但并非是武术的唯一内容。技击自古以来就既是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的工具,又是比赛竞争的手段。随着社会的进步,技击的这种比赛竞争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我们今天看待技击,首先应建立在这个认识点上。

(二)

我们说技击不是武术的唯一内容,是不是同意那种鼓吹当前技击已无大用,发展武术应以套路表演为主的理论呢?完全不是的。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今天中华武术的真谛仍在于技击。其主要理由如下:

1.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各种体育活动和艺术也随之越来越细分化。许多运动和艺术都从武术中汲取了与己有用的东西。当前流行的武戏、杂技、舞蹈、体操中无不包含有武术动作的成分。从更深邃更广阔的范围来分析,这种运动和艺术中所包含的武术动作,被按照各自的需要重新分解和组合后,得到了由量到质的变化和飞跃。比如,流传陕西一带的红拳中有一种名曰“十大响”的击拍动作,在京剧舞台上被改造为黄天霸“走边”动作的一部分。若仅从美的角度去审视,应当承认,这种借鉴引进、改造发展的结果高出武术一筹。

多年来,武术比赛中评分的标准是看套路动作“质量高、难度大、形象

美”的程度。这个标准可以说是适合多种体育项目的大标准,比如对体操、跳水就非常适合。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武术,实在是太难突出武术特点了。退一步讲,就拿这个标准来分析,由于武术不可能规定完全一致的套路,因此在评判中面对运动员的不同表演,几个裁判员不大容易得出完全符合科学和实际的结论,这就使得武术的评判标准蒙上了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同时,说难度大,尽管不少武术运动员一味地追求跟斗、旋子,出现了“地趟拳,空中练”的倾向,武术动作仍赶不上自由体操。说形象美,尽管武术运动员拼命地追求舒展大方,也无法同舞蹈中的花哨动作媲美。说质量高,尽管许多武术运动员为动作的规范化下了很大工夫,可任何一个武术运动员的手腿动作也不能同“南盖(叫天)北杨(小楼)”相提并论。因此,从这个基点出发,人们有理由呼唤武术真正区别于其他运动和艺术的东西,找到武术自身的特点——技击。武术失去了技击,就没有了特色,就容易混同于其他体育或艺术项目并屈居其下。如果讲扬长避短,武术只有突出技击,才能够凸现自己为其他运动或艺术所难以模拟的特点,武术的长处才能得以弘扬。反之,武术的短处则将暴露无遗。

2. 凡武术名家总是不仅有演练套路的超群技艺,更堪称技击的高手。后人津津乐道的也总是他们的技击手段。谈王彦章,不外是称赞他日不移影连打大唐三十六员大将;论岳飞总是不忘他神枪勇挑小梁王;讲霍元甲离不开他威镇外国大力士;说王子平每每推崇他那为雪“东亚病夫”之耻而屡败日本佐藤氏、宫本氏、金水氏及德人柯治玛礼。就是现在称雄武林的马贤达、蔡龙云、马礼堂诸人,最能震撼人心的事迹莫过于他们有的20岁上就以“动如雷震,稳如山岳,进速退急,快如闪电”的拳艺勇夺华夏散打冠军;有的14岁就用“迎面三腿”“勾挂连环”击倒俄国拳手马索洛夫;有的用形意拳的“虎托”一掌撂翻身高马大的另一武林高手。为什么人们总是喜闻乐道武林中的格斗佳话,而不太情愿聊谈某某练的如何如何呢?这里边固然有猎奇和兴趣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武术就是技击的技术,离开了这个基点去侈谈什么武术还能有多少意义。看篮球比赛,无论

运动员运球的动作多么漂亮,跳起投篮的身姿何等潇洒,人们最关心的还是球进篮网了没有。球未投进,任何身段、动作都毫无意义。看足球角逐,任凭运动员驰骋绿茵,所向披靡,可就是临门一脚不是打高就是踢偏,观众恐怕是要喊倒好的。这层道理清晰浅显,无须赘言。问题在于,在武术的落叶归根上人们期待的是什么?应当说是技击,是能够击倒对方、战胜对方的高超技术。

3. 源自少林拳术的柔道,50年代方才出现的跆拳道,现在均已进入国际体坛。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武术却至今仍在国际体坛外边徘徊。我们不否认中国武术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地确认世界各地已真的普遍掀起了武术热。本着正视现实的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武术进入国际体坛的步伐是太缓慢了。

造成这种缓慢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在于武术的门派太多,几乎无法统一,难以在国际大赛中制定统一的规则和评分标准。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上,虽然只限定了七项比赛项目(取消了在武林甚有影响的形意拳、八卦掌),仍很难制定统一的标准。如太极拳中就有陈式、杨式、吴式、武式、孙式、和式、巴式、刘式、蔡式、李式、岳式、邬式、莫式、红式、赵式、麦式等派别,加之传授人各方面的差异,难免形成演练当中不一致的地方。面对这么个杂沓纷繁的局面,建立科学的评分标准谈何容易。如果太极拳比赛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上,即运动员在“推手”中较量,则就可以排除这种弊病,建立较为科学的评分标准。

当然,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到武术的基本统一,并非完全有可能。但这样做对武术而言是发展了还是后退了,值得研究。我认为,演练哪家拳种什么流派在比赛中并非关键,重要的是须有一个衡量水平的科学标准。这个标准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只能有一个标准。这样,才能做到既促使武术运动百花齐放,广泛开展,又得以进行科学的、公正的评比。而制定这种标准的前提建立在武术比赛采用的对抗方式的基础之上,用技击水平的高低来做这个标准的经纬线。我们看

到,技击是所有武术门派中带共性的东西,没有技击的“武术”不能称为武术。将武术中的技击因素抽取出来,冠以散打的形式,容易公平客观地衡量武术水平的高低。日本的“空手道”正是取之少林拳中的部分技击手段,而在国际竞技舞台上站住了脚跟。综观散打比赛,可以鉴定运动员武术基本功的高低扎实程度;可以衡量运动员战略战术的运用水平;可以衡量运动员功架、单势、组合动作乃至套路的正确程度以及运动员动力和爆发劲的大小。总之,散手对抗中能否运用自如,能否克敌制胜,是武术综合水平的全面体现。

4. 建国后,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了许多国家。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这说明武术的套路表演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占有一定地位。但这同武术成为世界体育运动的一个正式项目是两回事。作为国内套路表演最高水平的代表,把古老中国的传统武术奉献给五大洲人民,岂能不受青睐。只不过欢迎者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观赏和开眼界。随着表演越来越追求表演效果,具有技击特点的动作愈来愈少,武术套路中的武舞形式被推崇到不适当的地步,加之大量引进其他运动或艺术中的东西,造成武术被讥讽为“芭蕾舞式的武术”的状况,从而严重影响到武术走向世界。六届武术全能冠军赵长军最近呼吁:武术要走向世界,必须做到套路技击并重,观赏对抗相兼。他根据自己多次出国的切身体会,了解到外国观众尤其是欧美观众,很想看到中国武术在对抗中的威力。一些虽挂武术招牌,但更多地糅合进了拳击招法的外国武术组织,更是希望武术富有对抗色彩。事实正是这样,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因素,许多人练习武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身。倘若练了好几年武术却无法同拳击、泰拳抗衡,那武术的名声是要直线下跌的。现在上海体院学习的全英功夫锦标赛冠军吉布森公开对记者说,他是“因受人欺侮而萌发了学武的念头”。非洲黑人武术新秀让·于贝尔明确声称他“更喜爱能对抗的武术散打”。考察一下整个世界的这类比赛,无论是跆拳道、空手道、拳击,还是自由搏击、柔道、摔跤,没有一样不是在对抗中走向世界的。倘若唯独武术要开创一个通过拳路

打分见高低的程式,从而挺进世界体坛,在以前没有先例,以后究竟如何,人们只能拭目以待。而用技击做前导,引导武术走向世界则是一条捷径。

5. 进入文明社会后,武术技击作为一项对抗性运动项目,自然要进一步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适应当代体育运动的要求。那种出手点眼、抬肘攻心、五指封喉、拳掌不离太阳穴、脚膝不离裆口的技击动作因失去了运动内容的意义,理所当然地要予以限制甚至取缔。今天,没有哪个搞体育的人会去赞同那种一交手就血肉横飞的残酷搏斗,这一点是十分明了的。

然而,既然叫做对抗项目,那么在对抗中也就难免出现个别的击伤情况。我们不能因怕出现正常的击伤现象而缩手缩脚,放弃这项运动。成都市 1986 年春季擂台赛的统计资料表明,比武上场的 294 人次中,共击中 280 次。其中造成损伤的 28 次,绝大部分为头部轻伤,只有 9 例为较重的关节脱位或脑震荡。除一例头皮裂伤外,其余经现场处理都能继续比赛。况且,这次参赛者均未经过选拔,不少是外行新手,若是经过挑选的运动员,伤害率还要小得多。可见,技击对抗引起的伤害要比足球等运动比例小,不能成为影响开展散打运动的理由。

通过这一节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技击是武术的基本内容,是武术的真谛所在。在当前武术日益走向世界之际,技击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重视技击,研究技击,推广技击比赛,并通过广泛交流可以促使武术早日进军奥运会。

(三)

弄清了技击在武术中的地位和其在武术走向世界中的作用后,我们还有必要来研讨当前技击在国际国内的实际状况。

古代武术尽管包涵技击、套路、武舞,但由于武功的高低不仅可以求官问达,谋生安身,而且能够报仇解怨,行侠仗义,因此武术中的技击成分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屡屡有所发展和创新。到了明末清初,技击名家竞出,绝招迭起,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这个时候,可以说中国武术所向无敌。

随着热兵器的逐渐出现、进步和普及,武术技击受到严酷的冲击。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洋枪洋炮逞威逞凶,从根本上已导致了技击转而走下坡路。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技击虽然在战争中的作用大为降低,但由于社会动乱,匪盗蜂起,一些人希冀通过习武练拳得以安家保身。因此,自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一个世纪里,技击依旧保留了其沿袭性。某些局部还有新的提高,也涌现出了像霍元甲、大刀王五那样遐迩闻名的出类拔萃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宁,武术技击中保家安身的作用也迅速消退,技击在群众武术活动中的客观基础日趋薄弱。加之有关部门在武术运动中不提倡技击而注重套路表演,自1953年以后不再举行技击对抗比赛,这样,建国几十年来,武术技击非但没有沿着科学化的路子得到发展,而且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以至于到了1982年国家恢复散打试验,不少拳派的选手大都采用拳击加腿、拳击加摔乃至乱打一气来相互对抗,实在令人扼腕。

简略地回溯一下武术技击由始而盛,由盛再衰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技击当前的实际水平。

技击对抗的唯一目的就是战胜对方。无论规则规定得多么详细和严密,对手双方总是要在击打踢摔中夺得主动。这就从客观上规定了运动员每打出一拳,踢出一脚,跌摔一个动作都要具备命中率高、功力足两个特点。命中率高,足以击中对方而得分;功力足则能够迅速迫使对方丧失反攻乃至防守的能力。以这两个特点为前提,从比较科学的观点来剖析,我们不能不承认当前武术散手运动员所能够采用的技击手段比起拳击、跆拳道、泰拳来已经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这是因为,一则上述国外的对抗项目从开始训练就充满对抗色彩,而且各自具有自己缜密的训练范畴。其训练方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容易奏效是不言而喻的。二来这些项目所属动作少而精,简单实用,没有虚式花招。在成千上万次的对抗中,不断重复单一动作,讲究“短平快”,不仅容易练出防守反应和进攻意识,而且命中率和功力都得以迅速提高。另外,这些项目大都源自武术技击,但它们各取所

需,抓住一点,发扬光大,不及其余,集中全部精力,主攻既定目标,像拳击暴风骤雨般地击打(其不准用腿),跆拳道势如旋风般地连踢(其不准用手),空手道手脚配合的灵敏,泰拳膝肘勾贯的凶狠,确实体现了各自的长处。相形之下,由于武术散打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缺少真拳实腿的对抗练习,动作繁杂而欠实用,造成在对抗中技击的发挥不如国外一些项目的状况。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就算建国几十年来没有开展散打活动,但在民间散打活动从未完全停止过,精湛绝伦的中国技击难道不应当高于他者?我们认为,这个提问是可以理解的,可结论并不尽然。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武术技击只限于运用到体育竞赛中的那一部分。技击中另一种内容的东西在今天很少有实用价值可言。譬如,传统技击讲究“杀手”,即一出手便致对方于死地。像那些“二龙戏珠”“贯耳锁喉”“海底撩阴”等招法无不狠毒无比。显然,这类招法在文明比赛中根本不准使用。旧概念的技击离开了这些内容,攻击力便大为减弱。加之,过去技击恃仗功力,所谓“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双方交手,有功力的一方凭借铁砂掌、五毒手、一指禅功等特技,一过招便轻而易举地打败或击伤对方。可这些玩意在文明对抗中不仅受到致命的限制(运动员戴上厚手套,对方身着护具),功力无法发挥,而且现在也很少有人热衷于练那些名堂,至于练成功的就更少了。所以,实际上过去靠功力取胜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鉴于武术技击中这两样最厉害的手段或被限制,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既严格限制又已不复存在,那么,在现代文明体育竞技中,武术技击中最赢人的东西便被几乎抽空了,不具备绝对高于其他对抗项目、压倒其他对抗项目的东西。相反,从身体素质、训练条件、科学规范、实用对抗程度等方面来比较,武术技击尚处于劣势。

然而,我们切莫丧失自信心,中国武术技击毕竟博大精深,内容丰富,高招竞出,回旋余地大,具有其他对抗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整体优势。武术技击的基本特点是注重手眼身法步、精气神力功的协调统一。正是在这一

点上,武术技击高出其他对抗项目许多。

既讲其他对抗项目较之武术技击偏重少而精是优势,又说全面讲究手眼身法步是武术技击的优势,岂不相互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武术技击讲究攻防结合,既强调先发制人,更注意后发制人,绝不主张拳或腿单独使用。比方,当对手凶猛击来时,或用身法躲闪,或用柔劲化解,或引进落空,或截击来招,然后寻找机会还击对方。一旦还击(进攻亦然)则强调连招紧密,势势亘绵,组合动作变幻莫测,在未达到彻底击败对方前一般不停止用招。这种防守反击(或先行进攻)必须做到使对方难以还击,否则就谈不上不停顿的进攻。这就要求运动员身体的各个部位配合默契,能够得心应手地打出具有实战价值的组合招数。像三皇炮捶中的“夫子三拱手”、岳氏散手中的“迎门三不过”等连续组合动作无不借助于运动员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这些内容和特点,是其他对抗项目所缺少的,运用得当,效果十分显著。

现在的问题是,武术技击的这种防守和连续进攻在实战中有没有意义。换句话说,即防守能否防住或化解对方的凌厉攻势;连续进攻能否有效地遏制对方的防守及攻击。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须从武术技击的特点和能否扬长避短谈起。

传统武术技击的基本特点除了讲究攻击要害部位,依赖功力外,尚有灵活多变、招数奇诡等。现代对抗比赛中,在摒弃那种攻击致命部位和难以达到的功力因素的同时,充分重视发挥灵活和招数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代对抗竞赛,得分多少成为评判胜负的唯一标准(犯规罚下场者另论)。充分发挥技击的灵活性,出其不意地施展招数,自然容易得分。试以形意拳的灵活防守来分析。若对方以直拳打来,尽管来拳速度极快,形意拳借助身法、步型掩护,仍能够缩短将近一半的出拳距离而打出一记“栽捶”,利用时间差在避开对方拳锋的同时击中其有效得分部位。对方若以护卫腿袭来,无论其腿多么快速有力,形意拳的“转体横拳”将躲闪和出击合为一个动作,从而仍来得及在对方换腿时击中其有效部分。显

然,这种防守是积极防守,防中夹攻,攻必得手。一旦防守反击成功,则手法、身法、步法、腿法并用,一举全力压下,扩大战果,获取更多的优势。可见,只要武术基本功扎实,反应灵敏,具有对抗意识,在实战中注意整体配合,技击的灵活性和招数变化就能够发挥出来,防守并连续反击就能奏效。

同样道理,武术技击也完全可以做到扬长避短,从而在对其他对抗项目的角逐中占据优势。比如,进攻时技击利用手眼身法步的密切配合,手脚并用,或指上打下,声东击西,像戳脚门先用拳虚点对方,同时迅速飞起“鸳鸯脚”,双腿连环,令对方防不胜防。或如形意拳的脚踏中门,势逼对方,往往轻轻一击,便能将对方击倒。所谓“手到脚不到,打人不为妙;手脚一齐到,打人如割草”。这样,不仅容易击中对方,而且还能够陡增功力,弥补因功力不足而无法用拳直接将对方击倒的遗憾,充分体现武术技击的长处。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说当前武术技击的具体体现形式——散打,从总体上讲其在历史上的高峰已经过去,新的飞跃尚未到来,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同其他对抗项目比较,存在着短疏之处。不看到这一点,或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一味沾沾自喜,是既不符合实际,也难免要吃亏的。然而,中国武术技击有着自己独特的长处。这种长处是其他任何对抗项目所无法匹比的。只要我们切实重视散打训练,注意发挥自己的特点,做到扬长避短,就有可能在各种对抗中居领先地位,要说当前武术技击的实际水平和地位,拟作这样的基本估计。

(四)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如何提高技击水平,把技击运用到现代对抗项目中去这个课题。

任何事物,只有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世界的。当前开展的散打运动是武术技击运用到对抗项目中的一种形式。要将散打运动推行到世界范围,首先就要提高自身的水平,显示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具备成为世界

体育项目的各种因素。

从目前的散打实践来考察,散打的自身特点尚不明显,水平也不理想。无论哪种流派都很难发挥出各自的特色,更谈不上能在对抗中稳操胜券了。那种硬冲猛打,拳击加腿外带摔的打法占了上风。逼得其他打法只能丢开自身特点,去适应或迎合这种打法,一味地蛮攻对阵。1986年在山东潍坊市举行的全国武术对抗项目赛场上,笔者注意观察了一下,绝少有哪位选手对来势先进行巧妙地化解,然后再伺机反击。他们或者只是尽量地多击中对方,不顾自身挨打多少,或者明显消极,绕场避开对方的进攻。个别选手打出了一些武术动作(如地趟动用),但不占主导地位,更难以靠此取胜。这是什么原因呢?从客观方面来讲,目前施行的竞赛规则限制、影响了运动员武术特色的发挥。1986年春举行的首届蓉城武术擂台赛,规则采用徒手对抗。结果,八卦掌、自由搏击、僧门掌、蛇拳、峨眉派纷纷打出自己的风格,少林、武当各露奇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整个比赛水平不是很高,但容易显示散打的民族特点这一经验却是值得总结的。可以想象,如果这种擂台赛范围再大一点,准备得再周详一些,连续举办下去,散打的民族特点势将得到显著体现,水平也会相应地大幅度提高。眼下流行的运动员戴头盔和拳击手套,头部不准连击和重击的规则,至少造成两大弊病。一是运动员有所恃而不恐,反正头上有护具,也不准对方打头,因此根本不注意对头部的防护。武术中利用身形躲闪防守的技术对他来说无所谓。这样势必导致武术特点的丧失(这里姑且不论戴手套击头,很难裁定何为重击何算轻击)。至于徒手比赛是否危险性大,请听蓉城擂台赛总裁判长王树田副教授的回答“这种徒手的比武,比戴头盔和护具还安全。”二是戴上那样的手套,武术技击中的抓、抹、刁、劈、搬、扣、拿、插、点、带、领等手法均无法使用。武术整体意识手眼身法步的第一个字“手”,除去用拳出击外,几乎没有了其他动作。武术技击的民族特点何以体现呢?因此,我认为比赛规则中关于限禁攻击部位,严格按量级对垒,比赛局数、时间等规定是必要的,而其他一些规则应该加以修正,使之有利于展示散打的民族